

中国古今医案类编

外科及骨伤科病类

主编 鲁兆麟 严寄澜 王新佩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中国古今医案类编

外科及骨伤科病类

主编 鲁兆麟 严寄澜 王新佩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http://www.klrs999.cn/> hbtmxxy

一男子肿痛，小便赤涩。以加减龙胆泻肝汤加制甘草，二剂少愈；以参、芪、归、术、知、柏、制甘草，四剂而溃；更以四物汤加知、柏、参、芪、制甘而愈。

一男子脓清不敛，内有一核。以十全大补汤加青皮、柴胡、制甘草，更以豆豉饼灸之，核消而敛。

一男子久而不敛，脉大而无。以十全大补汤加五味、麦冬，灸以豆豉饼，月余而愈。

一老人年余不敛。诊其脉尚有湿热，以龙胆泻肝汤，二剂湿退。乃以托里药及豆豉饼灸之而愈。

一男子肿痛发热。以小柴胡汤加黄连、青皮，四剂少愈；更以加减龙胆泻肝汤而消。

一男子脓不溃，胀痛，小便不利。急针之，尿脓皆利。更以小柴胡汤加黄柏、白芷、金银花，四剂痛止；以托里消毒四剂而愈。常见患者多不肯用针，待其自破。殊不知紧要之地若一有脓，宜灸针之，使毒外发，不致内溃。故前人云：凡疮若针烙，毒结无从而解，脓瘀无从而泄。又云：宜开户以逐之。今之患者反谓地部紧要，而不用针，何其悖哉！

一男子脓熟不溃，脉数无力。此气血俱虚也。欲治以滋阴益血之剂，更针之使脓外泄。彼不从，仍用降火败毒药。致元气愈虚，疮势愈甚。后溃不敛，竟至不救。夫悬痈之症，原系肝肾二经阴虚，虽一于补，尤多不治，况脓成而又克伐，不死何俟？常治初起肿痛或小便赤涩，先以制甘草一、二剂及隔蒜灸，更饮龙胆泻肝汤。若发热肿痛者，以小柴胡汤加车前、黄柏、柏、芎、归；脓已成即针之；已溃者，用八珍汤加制甘草、柴胡梢、酒炒知柏；小便涩而脉有力者，仍用龙胆泻肝汤加制甘草；小便涩而无力者，用清心莲子饮加制甘草；脓清不敛者，用大补之剂，间以豆饼灸之；久而不敛者，用附子饼灸之并效。

一男子患此，掀痛发寒热。以小柴胡汤加制甘草，二剂少退；又

制甘草四剂而消。大抵此症属阴虚，故不足多。此患寒凉药不可过用，恐伤胃气；惟制甘草一药不损气血，不动脏腑，其功甚捷，最宜用之，不可忽也。

马铭鞠治谈公武患跨马痈，外势不肿，毒内攻，脓多，疮口甚小，突出如指大一块，触之痛不可忍，多饮寒剂，外敷凉药，毒内攻胃气俱损。令尽去围药，洗净疮口，但用一膏药以护。其风用大剂黄芪、山药、生地、白芷、牛膝、米仁、银花，杂以健脾药，十余剂脓尽；再数剂肉长，突出者平矣。后服六味丸斤许，精神始复。

《续名医类案》

薛立斋

一妇人拗中赤肿胀痛。此脓内作，用托里消毒散加柴胡，数剂溃而脓清寒热。乃气血复虚，用托里散而寒热止；用十全大补百余剂而痊。

一妇人腹拗肿痛，小水不利，时或胸乳作痛，胁腹作胀。此肝火气滞，四物加柴胡、青皮、元胡索、木香而愈。

一妇人拗中作痛，小腹痞闷，小便不利，内热体倦，饮食少思。此肝火内动，脾胃受伤也。用加味归脾胃汤、柴胡清肝散而安。

一妇人拗中胀胀，小腹作痛，服下血之剂，其痛益甚，更吐泻少食。此肝腹复伤，用六君子汤加升麻、柴胡而愈。

一妇人两拗肿痛，腹内一块不时上攻，月经不调，一便不利。此肝脾气滞而血伤，以四君加芎、归、柴胡、山梔而愈。

后因郁怒，前症复作，兼胸满腹胀，盗汗。此肝木甚而伤脾土也，用加味归脾汤下芦荟丸而痊。

一妇人小腹内作痛或痞闷，两拗肿痛，内热寒热，胸膈不利，饮食不甘，形体日瘦。此肝气滞而气伤也。朝用补中益气汤，夕用芦荟丸，渐愈；更用六味丸全愈。

一妇人两拗肿痛，小腹痞胀，白带时下，寒热往来，小水淋漓。

潘氏子肋下肿溃，竅孔甚巨，孔中作声，如婴儿啜泣。余曰：是名渊疽，法不得治。其母哀请曰：是子少孤，婚又未久，一脉之传，惟此而已。余闻之惻然，乃曰：但善调摄，更量力以行阴德，万分一得不死，专事医药，不足恃也。母子唯唯受教。余乃日夜属思，以谓证属太虚，固当补益，但疽孔作声，则内膜已破，气从旁出矣。非护其膜，补亦徒施！以人参、白术、乌梅炭、白芨、白蜡、象牙屑、猪脊髓和为丸，令日三服，以固气；仍捣诸药，益以生肌之品，制若粘饼，塞疽口，丝绵裹青铅罨其外，大膏药盖之，阔布缠缚其体，三日一易：复用参麦、六味加龙、蛎等品，煎汁饮之。如是二十餘日，其声渐除，三月餘而口敛。余初经治，不望其果奏效也。

镇洋郑秀才颈下出水，涓涓不绝，已数年矣。医谓串病。余视之，溃口三、四，皆甚深奥，曰：此古所谓蚁痿也。用穿山甲炙存性研傅，果瘳。

《归砚录》

茅家埠翁嘉润，患腰疽，愈而复发者五年，费用不资，诸疡医治之不效。盛少云嘱其求治于孟英，切其脉，弦细以数。曰：子之幸也。此内损证，外科恶（乌）知乎？与大剂甘润滋填之药，匝月而痊，至今不发。

李燕标参戎，于癸夏将赴都，馆于石北涯家，项后患疽，外科金云不治。孟英荐老医朱嵩年疗之渐安。孟英偶诊其脉，谓北涯曰：李证有可愈之机，脉难久享其年。北涯惊问所以？孟英曰：左尺坚抟，真阴已伤。非善象也！既而告痊北上，今春果卒于京。

《王氏医案》

费伯雄

某。肩下痰注发，将及半载，势已成脓。宜托毒和营。

归尾 甘草 赤芍 大贝 乌贼骨 陈皮 半夏 银花 骨碎补 炙甲片 陈酒

刘某某，男，72岁，山东人，督军。1910年5月就诊。背部患上搭手。初起如粟粒大，微肿，略感焮痛，根大如掌，根脚散漫。曾经私立德、美医院外科住院治疗。手术后，疮流血水，肌肉渐腐臭，病热迅疾，诸药未效，乃请医治。

患者面色皤白，两目无神，语声细微，身觉沉重，不能动转，略能进食，心烦，口渴，二便如常。脉细弱，舌淡苔白。背部右侧肩胛旁患上搭手，疮口直径约一尺六寸长，八寸宽。证属阴证，术后气血大伤，脾胃虚甚，毒滞于内，腐肌不化，难以败脓。急以黄芪内托散服之，以托里化腐排脓。外用生肌散加红粉少许，撒于疮面，以化腐外脱，促使新肉生长。再以生肌玉红膏外涂，棉纸封固。

二诊：治疗半月余，精神倍增，已能进食，觉较前有力，疮内腐肉已脱，新肉增长较慢，用生肌散加珍珠粉、麝香少许，研匀撒于疮内新肉处，余处换药如前。内服药，原方去川芎、皂刺，加白芍10克，改黄芪为30克，白术15克继服，以增强益气内托之功。

三诊：病者面色已转红润，语言清晰，声音洪亮，两目转动有神，纳食如常，脉弦滑，舌苔白，以前法治疗三月余，新肉长平，疮口逐渐平复愈合。

《津门医粹》

张汝伟

鱼右，年五十二，宁波。玉枕疽，溃后肿不退，痛益剧，坚如石，脓水少，已两候矣。脉细弦，苔体白，此督脉有寒，毒不外透，久延防陷。用阳和汤合托里黄芪法。

鹿角霜 生绵芪 炒姜蚕 大贝母 炒赤芍 金银花各三钱
川桂枝四分 皂角刺 绿升麻 生甘草各一钱

本证始末：此余在南京路大庆里诊所之二房东的亲戚。汝本不治疡科，因熟人故，勉为书方。投剂后，坚块软，脓泄畅，敷以“去解”，不旬日而收功，亦快事也。

心丹加減。五月十九日

丹參三錢 生地三錢 金櫻子三錢 生牡蠣四錢 茯神四錢
遠志肉八分 懷藥三錢 柏子仁三錢 西洋參一錢 炒棗仁三錢
新會皮錢半

清煎四帖。

又：精遺未除，脈細勁，舌微白，大便難，有血。宜補益潤腸。五月廿八日

太子參一錢 龜板四錢 麻子仁三錢 新會皮錢半 茯神四錢
丹皮三錢 金櫻子三錢 生牡蠣四錢 生地三錢 遠志肉八分
稻豆衣三錢

清煎四帖。

史介生評：《內經》云：神氣舍心，精神畢具。又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舍也。今以腎液未能上承于心，而心不藏神，心神一動，腎精遺泄，故治以補心丹加減，藉滋腎液而安心神。但其陰液已虛，未能腴潤于大腸，腸中宿垢因致秘結不通，傳導之官失其常度，故次方于滋陰潛陽之中，參用麻仁，生地，以潤腸通便，俾得腎液漸充，則自通暢而精固神安。

《邵兰荪医案》

何長治

左。腎虛，精關不固，大便時精洩自遺；胃虛，氣逆不降，易于惡心，脈虛小。脾腎兩虧矣。

沙苑子三錢 淮山藥三錢 茯苓三錢 姜半夏錢半 益智錢半
菟絲餅三錢 黃柏錢半 陳皮八分 加蓮子肉三錢

《何鴻舫医案》

王仲奇

戴，爰多亞路，二月廿五日。腎主精髓，其華在髮，其充在骨。遺

吴。遗泄阴伤，腹膨痞攻，气虚于中，致气不摄精，脉息濡滑，治宜兼顾。

生绵芪 抱茯神 统当归 沙苑子 生白芍 炒苡米 荷蒂
炙升麻 花龙骨 远志肉 桑寄生 黑料豆 新会皮 红枣

《莲舫秘旨》

王埤

黄庚垣先生，江西人，以捐饷奉特旨议叙举人加藩司衔并赏花翎，补西安粮道。道缺甚优，兼家资优厚，而观察性尚清廉，接下以宽，故属下皆颂之。年五十许，曾患遗精病。观察侍妾数人，幕友有善医者，以为许多姬妾，必致虚损。用三才封髓丹补之，而观察又讲颐养，日食燕窝、东参以调之，然遗精如故。幕友以为已成虚劳，不可救药。

一日午后无事，忽召余至署，且命便服，余急趋命，观察便衣而出，揖而延之上座，余惊问故，观察曰：患遗精数年矣，曾服汤药百余付，丸药数斤，而毫无效。余问饮食何如？观察曰：虽不能多，然尚非不能食者。老夫子以我为虚癆，故不敢多食也。问咳嗽气少，发热自汗乎？曰否。乃告之曰，既无此数者，恐有余症，非不足证也。观察惊曰，遗精尚有实症乎？余对曰，大人未窥医书，兼脾胃虚弱，不特医者不敢以实论，即大人亦自疑其虚也。岂知遗精之由有数端，相火太旺，夜梦失遗，阳必壮健，宜滋之；饮食厚味，湿热内淫，则迫而失精宜销导之；久旷气充，精满而溢，宜疏泄之。此外，中气下陷，清阳不升，则亦遗；色欲过度，心肾不交，则亦遗。又有恐惧暴怒，精窍滑而不涩，皆能致遗。若或坐或卧，无故遗精，则为虚极之症，最为危险。俗医不细求其故，不分虚寒实热，见遗精者，则曰色欲过度也；又曰年少好淫也。致病者，多受不白之冤，而治之多不效。遂归咎于病之不可治，不亦惑乎。

观察慨然起曰：闻君讲解，无不确当晓畅，心为之开，然则我之

川雅连五分 淡吴萸三分，川连同炒 制香附二钱 黑山栀三钱
金铃子三钱 广皮二钱 熟附片三分 制半夏一钱五分
延胡索一钱五分 白茯苓三钱 白蛭螺壳二钱 粉丹皮二钱
上沉香二分 黑丑三分，二味研细末，先调服

三诊：苦降辛通，痛势渐轻，大便虽行未畅，呕恶不止，吐出之物，气甚酸秽。右脉沉郁稍起，渐见滑象。肝木之纵横肆扰，虽得略平，而厥气逆冲，胃土不降，气即为火，痰即为浊，酿成酸秽之味，逆从上出。与逸山甘仁两兄同议清泄郁结，降浊镇逆。

黑山栀三钱 制半夏三钱 块辰砂三钱 鲜竹茹三钱
炙紫菀肉二钱 香豆豉二钱 茯苓五钱 柿蒂四个 郁金一钱五分
旋复花二钱，醋包 金铃子二钱 鲜枇杷叶一两，去毛刷包煎汤代水

四诊：痛势大减，略能安寐，大便不行，仍然恶心呕吐，吐出不堪秽臭，胃中窒闷异常，面色晦浊，目有红光。脉左弦右滑。良由疝气上冲，胃之下口，即小肠上口，火府之气，不克下行，转从上逆，令糟粕从胃底翻出，胃浊不降，痰聚胸中，胆阳上逆，面晦目红不寐，宜有种种现象矣。夫大肠居小肠之下，与肺相表里。兹与逸山甘仁两先生同议，控逐胸中之结聚，使肺气下通于大肠，肠痹得开，则火府之气，或从下行，冀糟粕亦转旋顺下。未识能如愿否。

制半夏三钱 块辰砂四钱 细木通一钱五分 炙紫菀肉四钱
旋复花二钱 白茯苓五钱 姜汁炒山栀三钱 鲜竹茹三钱 柿蒂五个
控涎丹八分，开水先调服

五诊：攻逐胸中结聚之痰，使肺气下通于大肠，大肠居然开通，屡次畅下，糟粕之逆出于胃者，亦从下行，呕吐臭秽已定，胸中窒闷亦开，疝气痛胀大减，渐能安谷，脉数转缓。出险履夷，诚为幸事。再拟调和中气，疏泄肝木，分化湿热，以善其后，同逸山甘仁两兄商用。

制半夏一钱五分 鲜竹茹一钱 干橘叶一钱五分 泽泻二钱
生薏仁三钱 白茯苓三钱 金铃子一钱五分 荔枝核三钱 猪苓二钱

桂枝 吴萸 川楝子 茯苓 生牡蛎 泽泻 摩青皮汁十匙

某左。初诊：久有疝症，十年来寒热劳形，则右胸胁中一股气坠，直走少腹，凡大小便用力皆然，面赤亮，痰多，食腥腻更令病加，此湿热久壅隧中，缓攻为宜。

控涎丹四分，间日服。

二诊：脉沉、痰多，手肘赤疮，宿疝在下，右胁气坠少腹，前用控涎丹逐痹未应，想久聚湿热沉痼，非皮膜经脉之壅，用浚川丸四十粒匀二服，间日一进，先通腑聚，然后再议。

三诊：通腑宜壅，枯痰既下，其疝仍聚于右，且盛于寒天冬月，卧安必有声自消，行走劳动必有形，直坠阴囊，久病急攻无效，议辛甘化风方法，古人以疝为肝病，十居八九。

当归 鹿角 桂枝 肉桂 小茴 川芎 炙草 茯苓 生姜 羊肉胶丸

某左。病自肾囊，渐踞少腹之左，夫厥阴之脉绕乎阴器，操持谋虑，都主伤肝，肝气结聚，变幻形象而痛，病名曰疝。疝分有七，暴疝多寒，久疝多热，泄气痛缓，宜通可以却病，只因下焦乃清远之乡，气热湿郁概可知矣。

川连 小茴 黑山栀 橘核 川楝子 青木香 郁李仁 冬葵子

某左。老年久疝，因嗔怒而肿大热痛，肝失疏泄，火腑湿热，蕴结不通，温补升阳固谬，盖肝性主刚，湿闭反从燥化，龙胆苦坚不应，议柔苦制热，反佐辛热以开血中郁痹。

东垣滋肾丸

某左。脉右弦左涩，当脐痛连少腹，已属凝聚有形，呕吐黄浊，大便欲解不通，若患处漉漉有声，痛热稍减，惟外著体不转移，其痛更加，此属肝气疝瘕，辛香流气，所称通则不痛耳。

桃仁 橘核 金铃子 炒延胡 韭白汁 两头尖 小茴 青皮

症候：少腹遇寒仍抽痛，气冲已轻，腹鸣攻痛亦轻，腰痛、足跟痛均减，二便不畅。脉细弦。舌质红，苔薄黄。

处方：按原方去橘核 沉香曲 加车前子6克 火麻仁9克

方解：车前子渗湿利溲。火麻仁润肠通便。

三诊

症候：少腹抽痛，腹鸣攻痛均减，气冲、腰痛，足跟痛均止。脉细。舌质红，苔微黄。

《陆观虎医案》

赵海仙

七疝统属于肝，肝木络于阴器。曾患疝气，已延数年，时愈时发。岁末因劳发疝。疝发受风，肿自下起，渐至高原。咳逆气短。舌苔浮白。脉象左大于右。症情若此，恐成肺胀。当法开太阳之表，获效乃吉。

麻黄三分 杭白芍二钱 制半夏二钱 杏仁一钱五分
粉甘草五分 北细辛三分 淡干姜五分，五味子同拌 川桂枝一钱
建泽泻一钱 鲜枇杷叶三片，去毛布包

次日复诊：

去麻黄 加川朴八分 赤茯苓三钱 熟附片一钱 十枣丸五分
九宝丹一粒

《寿石轩医案》

施今墨

韦某某，男，17岁。左阴囊肿大已八日，按之作痛，卧时可以回缩，站立行动则下坠增大。经同仁医院诊断为腹疝，本人不欲手术，求诊中医治疗。舌苔正常，六脉沉弦。

辨证立法：疝气多属虚寒，盖寒主收引，引抽作痛；虚则气陷故下坠也。脉沉为里，弦则肝气不行，宜于补中益气汤加减治之。

毒悉尽，眉宇方舒。

一少年传梅。惭父母闻之，且为世人所笑也，深秘之不言，因一友私买药治之。居一年，其毒入骨节，头痛身疼，犹托以为他病。已而两跟生翳，左不视物，于是因其家奴始告诸父母。父母闻大骇且惧，速轿之来请治。先生诊之曰：“毒今已痼于上部矣，非薰之以轻粉水银，恐失明。”病者有惮色，先生谕之以无害，强与其药，五日使人报曰：“口中腐烂，涎沫流滴，发热重语，总身含痲。”先生往视之，谓曰：“毋忧，此痲得尽发，而热亦自止。”与浮萍汤。越五日，又迓先生，先生往视之，其痲大发，热益炽，加之以微喘，其脉浮洪，先生叹曰：“此虽病毒拔于外，而精气不续于内，吾误虚实而投药，予罪不知所谢也。”三日赳死。

釜坐樵木街北石野长右卫门之家保，年三十余，患梅毒日久矣。自肛门至阴囊，其间溃作巨孔，腐脓淋漓。食饮颇禁，形体粹羸，而烦热盗汗等诸症日笃，治理百端，功皆不就。偶闻先生一代名医也，急延视之。其脉数而暗带力，日可治矣。与风流汤兼龙门丸，每日服三十九。百余日，毒尽除。唯以胸中彭满，饮食犹未进。先生谓病夫曰：“今疾既已矣，而独所以食之不进者，无他。佳味珍羞常不撤枕边，而饱厌其气之所致也。请屏之绝食三日，以开胞内。”病者慎守教，一日半饥不自堪，乃就食，则觉菜羹当肉味云。

一娼妇，患梅毒解后，独阴门腐烂，入其内者深二寸许。诸帖膏插药辄溺洗濯之，遂不能就其效。先生治以巴豆轻粉，亦延月无寸效。因作坐药，兼用之复故。

坐药方 轻粉

右一味作红假囊如食指大，长可二寸者，充药其内寸余，而以线扎住之，深蓄之阴内。三日外以汤熨小腹及腰以下而后换。

一男子，患梅疮，初多服轻粉而无效。尔后唯气上焰，头大重，时时昏冒而不能步，耳蝉鸣，舌强不能言，精神为之散乱，大便或秘或自利。先生脉之紧数，其腹拘急，曰：“此轻粉之所祟乎？夫轻粉

之微细，左寸短而右寸若无，十余日，肿未全起。薛曰：此属病气元气虚寒，当舍时从症。朝用参、芪、姜、桂、归、术、陈皮、半夏、炙草，温补其阳，夕用加减小味丸，滋其肝肾，各四剂而腐溃。但脓水清稀，盗汗自汗，内热晡热，脉浮而数（用补而见数浮）。改用八珍汤，复发热而夜阳举，此肾虚而火妄动，仍用加减小味丸料煎服而安。又因怒动肝火，疮出鲜血二盏许，左关弦数，右关弦弱，此肝木侮脾，致肝不能藏血，脾不能统血也。用十全大补兼用前药料各二剂而血止，再用前药调理而安。

一人仲夏疽发背，黯肿尺余，皆有小头，如铺黍状四日矣，此真气虚而邪气实也。外用隔蒜灸，内服活命饮二剂，其邪稍退，仍纯补其气，又将生脉散代茶饮，疮邪大退。薛因他往三日，复视之，饮食不入，中央肉死，大便秘结，小便赤浊。曰：此间断补药之过也。盖中央肉死，毒气盛而脾气虚；大便不实，胃气虚而肠不能送；小便赤浊，脾土虚而火下陷；治亦难矣。急用六君加归、柴胡、升麻，饮食渐进，大便自通；外用乌金膏，涂中央三寸许，四围红肿渐消，中央黑腐渐去，乃敷当归膏，用地黄丸料，与前药间服，将百剂而愈。

中翰郑朝用背疽溃，发热吐痰，饮食无味，肌肉不生，疮出鲜血。薛曰：此脾气亏损，不能摄血归源也。法当补脾。朝用不信，用消毒凉血，加恶寒呕吐，始悟其言。用六君加炮姜、半夏、茯苓数剂，诸症悉退矣。又用十全大补，疮口渐敛。后因饮食稍多，泄泻成痢，此脾胃虚寒下陷。用补中益气送四神丸而痢止，继以六君子汤而疮愈。

御医王介之之内，年四十，背疽不起，泄泻作呕，食少厥逆，脉息如无（纯是虚寒），属阳气虚寒。用大补剂，加附子、姜桂而不应，再加附子二剂，泻愈甚；更以大附子一枚，姜、桂各三钱，参、芪、归、术各五钱，作一剂，腹内始热，呕泻乃止，手足渐温，脉息遂复；更大补而溃，托裹而敛。十年后，终患脾胃虚寒而没。

职方王的塘背疽溃后，小便淋沥，作渴引饮，烦势不寐，疮口掀

陈莲舫

朱。紫云风斑点未除，治以和养。

制 荃 五茄皮 粉草藓 川郁金 川杜仲 全当归 侧柏
叶 黄防风 左秦艽 焦米仁 黑料豆 沙蒺藜 生白芍

《莲舫秘旨》

癖

张子和

一女子，年十五，两股间湿癖长三四寸，下至膝，发痒时爬搔，汤火俱不解。痒定黄赤水，又痛不可耐灸炳熏漂。硫黄、茺如、僵蚕、羊蹄跟之药皆不效。其父母来求疗，张曰：能从予言瘥。父母诺之。以铍针磨尖快，当其痒处，于癖上各刺百余针，其血出尽。煎盐汤洗之。如此四次，大病方除。此方不尽以告后人，恐为癖药所误。湿淫于血，不可不砭者矣。

《续名医类案》

薛立斋

一人生风癖，似癖，三年不愈。五心烦热，脉洪，按之则涩。此血虚之症也。当以生血为主，风药佐之。若专攻风毒，则血愈虚而热愈炽。血被煎熬则发瘰癧，或为怯症。遂以逍遥散剂及人参荆芥散二十余剂而愈。

刘禹锡《传信方》云：予少年曾患癖，初在颈项间，后延上左耳，遂成湿疮浸淫。用斑蝥、狗胆、挑根诸药，徒令蜚蠊，其疮转盛。偶于楚州卖药人教用芦荟一两，研甘草炙半两，相和令匀，先以湿浆水洗癖，乃用旧干帛子拭干，便以二味合和傅，立干差。神效。

《续名医类案》